

村里人都唤姐夫作“阿戆”，初听总觉得该是木讷憨直的模样，相处久了才明白，这“戆”字里藏的全是实诚，内里却是透亮精明。姐夫比姐姐长两岁，学生时代曾是同班，情窦初开时彼此看对了眼，便这样走到了一起。

姐姐读书时是村里闻名的学霸，课本上的学问半点不含糊。当初她决意要和姐夫好，我左思右想，除了姐夫生得周正挺拔，往人群里一站格外亮眼，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这份选择在我心里盘了许久，总觉得解。可姐夫就像窖藏的老酒，日子越久越见醇厚——论书本知识，他或许不及姐姐，可干事、待人却样样妥帖。年岁渐长，我再想起姐姐当年的选择，反倒生出几分佩服：她这眼光，着实准。

姐夫最难得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孝。他没读太多书，却把“敬老”二字做得比谁都实在。对自己的父母尽心，对岳父母更是半点不怠慢。父亲中风卧床的那些日子里，家里兄姊轮流照顾，姐夫的付出最让人记住。父亲在家康复时，他每晚都定好闹钟，到点就去房间查看：被子是否滑落，父亲是否渴了，或是有起夜的需求。后来怕夜里突发情况照应不及，又特意在父亲房间装了摄像头，手机一点开，便能随时瞧着房里的动静，半点

姐夫“阿戆”

胡银林

不敢疏忽。

为了帮父亲早些好起来，姐夫还动了巧思。他翻出家里弃置的按摩轮子、三角铁，拿着焊枪一点点焊接、打磨，竟自己做成一个脚底按摩器。父亲闲坐时，把脚往上一放，轻轻转着就能揉到穴位。邻居们见了，都忍不住竖大拇指。

有个双休日，我一早回娘家看望父亲，刚进门就看见姐夫在滩涂边洗东西。“这么早，你洗啥呢？”我上前问道。姐夫手里拧着床单，笑着回答：“昨晚爸解手急了，沾到了床单和衣裤，房里还留着味儿。你姐上班去了，我趁今儿太阳好，赶紧洗了晒干，好有替换的。”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听了心里却忍不住翻腾——同样是晚辈，我对父亲的照料远没他这般细致，和他比起来，实在汗颜。

姐夫不仅孝，还格外能吃苦，心里总

装着家人。一年四季，他风里来雨里去，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不是在田里干活，就是琢磨着搞副业，难得有歇着的时候。早先家里十几亩地没被承包出去时，全靠他打理，田埂修得齐整，庄稼长得葱郁，村里人都说他是干农活的好手。后来田被种植大户承包，姐夫也没闲着，凑钱买了辆卡车跑运输。我每次回娘家，总见不着他的人影，姐姐说：“他不光开车拉货，还主动帮人搬上搬下，手脚麻利又实在，大伙都乐意找他，几乎天天有活干。”

有个周日回娘家，总算见着了姐夫——他刚跑完一趟运输，卡车还没停稳就急着往家赶。看见我，他立刻笑了：“阿三，你难得回来，先在家坐会儿，或是去村里逛逛，我给你捉些鱼虾带回去。”我没推辞，知道这是他的一片心意。约莫半小时后，就见姐夫撑着小船从河湾那边过

来，船里铺着水草，鲜鱼在里面蹦跳，活虾在水草间钻动，还有几只螃蟹和几条鳊鱼。他把鱼虾分装进袋子，额头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湿了大半。

姐夫的能干也是在村里出了名的。家里桌椅坏了、水管漏了，或是电器出了小毛病，他拿起工具鼓捣一会儿，准能修好，是妥妥的“全能手”。他家的货房里，堆着各式各样的小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摆得整整齐齐——都是他一有空就琢磨的“宝贝”，不管啥物件到了他手里，都能摸透门道。

父亲去世后，老房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屋顶漏雨，急需整修。姐夫主动揽下了这活，从屋顶翻修到内墙粉刷，从砌墙贴瓷砖到铺地板、吊平顶，里里外外全是他一个人忙活。那段日子，他一会儿当泥瓦工砌墙抹灰，一会儿当木匠量尺寸锯木料，一会儿又当水电工接管装电线。整整3个多月，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天黑了才歇手，终于把破旧的老房子整修得亮堂堂，竟有几分星级客房的模样，焕然一新。

姐夫就是这样的人，淳朴耿直，踏实勤劳，几十年如一日地疼姐姐、顾家人、待乡亲。如今再想起姐姐当年的选择，心里满是高兴与欣慰——她没选错人。

家里有许多瓶瓶罐罐，我用它们存装小米、绿豆、玉米、薏米、花生、红枣……这些装满杂粮谷物的瓶瓶罐罐被我依照容量大小摆放在玻璃橱柜里面，瓶罐里的粗粮，隔三差五地变成餐桌上的美食，温养着我的肠胃、补着我的营养、消解掉我体内淤积的冗余脂肪，它们助我身材匀称、帮我远离疾病、护我身体健康。

我时常会在悠闲的周末打开玻璃橱柜，按照彼此的心情与口味，将那些粗粮进行精心搭配熬制养生暖粥。比如，我会从骨瓷盖碗里取出一勺小米、从玻璃瓶里舀出一勺绿豆、从粗陶油罐里舀出一勺玉米、从紫砂杯里取出适量薏米、从紫砂茶盅中倒出少许红豆，再配上新疆大枣、蜜南瓜、红皮花生和富昌冰糖，一起放进砂锅里熬煮。

熬粥颇有讲究——先猛火烧开，再文火慢熬，继而关火静烟，直至小米软糯、绿豆开花、玉米溢香、南瓜散沙、大枣绵柔，粗粮缠绵相融，万千营养尽出。此时盛出一碗自制的温粥，端坐于花园般的阳台上享用，世间一切浮华喧嚣，皆在粥与胃的碰撞中消散。

熬粥宛若修行，欲熬出一碗营养丰富、味美可口的粗粮温粥，需要食材的相互交融、时间的缓慢沉淀和心情的恬淡安适共同作用。能熬出一碗好粥的食者，定有一份安适的心情，好心情是病疾望而生畏的克星，而粗粮，则是孕育愉悦心情的肥沃土壤。

我有一个青花瓷面缸，从中，我只需抓出适量的面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出多种面食。这些素淡至简的面食，源自儿时母亲对我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自己做的粗粮面食虽不及母亲做的味美可口，但总能勾起诸多儿时记忆。幼时光阴缓慢，岁月静好，生活虽然清贫，仍旧不乏快乐。使用粗粮熬煮的热粥以及用它制作的面食让我时时怀念过往，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好想回到小时候，我怀念我的小时候，在每一个黄昏和午后，还能和你一起手拉着手；我好想回到小时候，我怀念我的小时候，在每一个黄昏和午后，和你走在放学的路口……”

爱上粗粮之后，我开始变得惜时、惜物、惜命，恋旧、怀旧、守旧。崇尚大道至简理念，远离奢华和繁冗，愈发理解一粒米源于农民千滴汗，半碗粥足以抵挡隆冬寒。粮食是大地的恩赐，汲取着日月精华，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自幡然顿悟的那一刻起，我就日日与粗粮作伴，并竭尽可能地做自然最友善的朋友，过世间最安适的生活。

粗粮的诱惑

一心

回忆柴草

陆子

在我成年之前，村里的树木葱茏苍翠、种类繁多，每当狂风过境、大雨骤停，地上就会折落诸多虬枝枯叶。我和村里的孩子们在各自家长的唆使下，会像寻宝一样去捡拾那些虬枝并置于家中的柴草垛旁暴晒，晒干的枝条是用于炖肉煮馍的上乘燃料。乡村遍地是宝，可以用来作烧饭燃料的草木比比皆是，除了树木的枝条，还有嫩嫩的草的枯叶。

秋天，我会带着竹耙和尼龙口袋去树林深处拾捡落叶。母亲每次都会给我定下硬性任务——不捡满一口袋树叶就不要回家吃饭！为了应付差事，我时常投机取巧，自作聪明地将装在尼龙口袋里的树叶抖晃至最为蓬松的状态，这样，松松垮垮“满满”一口袋树叶亦能勉强躲过母亲的法眼。而那些身强体壮、手脚麻利的孩子为了满载而归并赢得父母夸赞，会采用手按、脚踩、身压之法挤压树叶与树叶之间的空隙，直至口袋里再也没有空间能够盛装一片树叶为止。

我嘲笑他们愚笨，而他们却说是害怕回家挨打，如果尼龙口袋里没有实实在在地装满树叶，父母的“铁砂掌”抑或硬质的鞋底雨点般落在娇嫩的屁股上可不是闹着玩的。相较之下，我庆幸父母不对我“动武”或“用刑”，即便再烧锅都会让我原形毕露——正常情况下，结结实实的一口袋树叶完全可以做好一顿饭，然而因为我的偷工减料、偷奸耍滑和投机取巧，饭菜往往只做到一半，尼龙袋里的树叶就已告罄。每每此时，我会趁母亲不备之际，顺用手堆在灶台前的其它柴草续接。

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乡下人对于柴草的珍视皆是有目共睹的。使用柴草作为燃料烹饪出的饭菜自带田野草木清香，我特别喜爱使用柴草和铁锅煮出的白面馒头，发面绵弹柔软，馒头贴锅的部位焦黄酥脆，百吃不厌；用柴草和铁锅煮出的米饭馨香四溢，大米锅巴酥香可口、回味无穷……简单原始的食材和源于自然的燃料相互“碰撞”之后，一道舌尖上的美味无不令人欢喜慨叹。

时至今日，老家已使用燃气烧饭多年，厨房里的设施也紧跟潮流几经更换，但是青砖垒筑的灶台、灶台上那口手工打造的铁锅，以及锅灶前方堆放的似山峦一样高的柴草，始终没有退出生活的舞台。虽然我早已不用四处捡柴，但是每次回到老家，母亲都会用铁锅与柴草烹出美食抚慰我的味蕾。

游太仓南园（外一首）

丁荷生

石径幽通伴草坪，
小桥流水碧波荡。
百花引来彩蝶舞，
绿树掩映野趣狂。
古木粗壮堪典雅，
缓坡亭阁建平岗。
盆栽绿荷惹人爱，
碧叶睡莲含羞放。

董岭小黄山

曲径崖壁石板路，
扶栏拾级林影透。
迎客松下留情影，
近山远峰看不够。
狮峰亭上游客众，
帅哥靓女笑声多。

破土而出，一本轮回之书，
被水蚀，被火燎，
倚天的利刃，一排排刻出，
书脊上的碑文，古磁沧桑。
一片听风的海，一条鲸鱼，
搁浅在苍凉的褶皱间。

看云母里闪现，
当年地幔烈焰的箴言。
你是否读懂，
凝固的表情下，沟壑深处，
依然回响着，内心的震颤。
——那里有转世前的温暖和柔软。

园。我们把最爱的弹珠、画片都搬进去，我还从河滩头摘了几朵水葫芦花，插在破玻璃瓶里。弟弟总爱缠着我讲故事，我就胡编乱造，说森林里的狐狸偷了枣子，正在树洞里藏着呢。他听得眼睛发亮，弟弟忽然指着竹枝缝里的七星瓢虫，说那是狐狸派来的探子。我们屏住气去抓，指尖刚要碰到那红底黑点的硬壳，它却倏地展开翅膀，嗡地飞进了屋顶的薄膜褶皱里。我俩趴在草地上找，鼻尖快贴到泥土，弟弟忽然指着一处发亮的褶皱喊：“在那儿！”我踮脚去够，它托着我的胳膊，竹架被晃得咯吱响。好不容易捏住瓢虫的翅膀，它却溜进我衣领，吓得我直跺脚，弟弟在一旁笑得打滚。最后把它放进玻璃瓶，塞片竹叶当床，它顺着瓶壁爬来爬去。

枣树终于开始结果的那年，我已经上了小学。初夏时枝头冒出米粒大的青枣，我们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查看，连路过的麻雀都要驱赶半天。等到秋意渐浓，青枣染上蜜糖般的金黄，整个院子都飘着淡淡的甜香。摘枣子是最盛大的节日，叔叔搬来梯子站在最高处，用竹竿轻轻敲打枝头，我和弟弟举着竹筐在树下接，金黄的枣子像调皮的星星，噼里啪啦落进筐里，偶尔砸在头上，也是甜甜的疼。

变故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秋日来临的。大人们在堂屋里低声谈话，我和弟弟躲在门后，听见“分家”两个字反复出现。后来叔叔一家搬到了村口的新房，竹林边的老屋只剩下我家。起初我还是会同上弟弟，一起跑去枣树下玩耍，但初中的课业渐渐繁重，弟弟也要忙着升学，我们去竹林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次周末回家，路过枣树时忽然发现，枝头的枣子红透了也没人摘，几只麻雀落在枝桠上，肆无忌惮地啄食着果实。我站在树下，看着满地腐烂的枣子，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没过几年，我去城里读中专，然后是留在城里工作成家，回乡下的次数屈指可数。再后来，家里的老房子要翻新了，那个竹林连带着枣树和香樟树都要被挖掉。挖树时，我没有回家。

风再次吹起，将我从回忆里唤醒。友人又将一颗青枣递过来：“尝尝？这白蒲枣最是清甜。”我咬开果皮，熟悉的甜意在舌尖蔓延，恍惚间又看见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举着竹筐在枣树下奔跑，阳光穿过叶隙落在她身上，与竹影、蝉鸣、还有枣子一起，构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底色。原来有些味道从不会真正消失，就像那棵被移走的枣树，早已把根扎进了记忆深处。



国画《溪边雅事》吴可

淀山湖畔

黎里的弄堂

阿晓

江南古镇弄堂多，黎里的弄堂为最多，大大小小100多条，弄深超过百米的有十几条。

各式弄堂大都以姓氏命名，一般称“某家弄”，富有民间色彩。如周家有周福弄，徐家有徐家弄，汝家有汝家弄，蒯家有蒯家弄。同一姓氏的弄堂多了，就根据坐落方位加东、南、西、北、中，或以建成先后加新、老等字眼。蒯家弄有3条，汝家弄有4条，徐家弄有3条，最多的要数蔡家弄了，有东、南、西、北、中5条之多。弄口富有特色的建筑也是取名的缘由之一，如弄口有座石桥名为庙桥，就取名叫庙桥弄。还有的弄堂名取自弄里的作坊，如油车弄、哺坊弄等等。

黎里的弄堂有明弄和暗弄之分，明弄是不同人家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通道。泔泾弄曾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几经拓宽改建，如今已成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古老而柔美，每一处都是江南水乡的缩影，映入小河中，又多了几分江南的妩媚。庙桥弄是现存最宽的一条明弄，岁月在幽深的弄堂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两边高墙掩映，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蓝天，石板路上、砖缝里长着青绿的苔藓，斑驳的墙面有绿苔点缀，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看着那画面总感觉那光亮的石板路上会走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姑娘。然而久而久之看到的只是弄里居民进进出出的景象，都是些柴米油盐、洗锅倒水、拉拉家常的事，平淡却极富生活气息。

弄堂是黎里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路。熟悉地形的古镇居民会选择走各种弄堂，以最便捷的路线到达目的地。新蒯家弄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功能，它是一条新明暗相间的弄堂，南北贯通，连接新老街道和菜场、停车场等。古镇居民对弄堂地势相当熟悉，弄内每一处的高高低低都了如指掌，即便是暗弄堂也不在话下，穿梭往来于弄中，买菜购物出行及其便利。

暗弄一般是一家一户所有，很少设在两户人家之间，是建筑内部一条供人进出的通道，顶上全部用砖瓦封盖，遮阳又避雨，夏日里探访暗弄最合适，特别阴凉。

读山记

海上云

在宿命中漂浮，
又在偶然间相遇。
千万年前，轰轰烈烈，
那一次身不由己的俯冲，
穿过火红，穿过炙热，
直到筋骨消塔。

枣树下的年轮

冯桂萍

细雨斜斜地织着，打湿了院墙边的芭蕉叶，也打湿了檐角垂落的藤蔓。我却顾不上这些，一把扔下伞，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奔向那方荷塘——荷叶早已褪去盛夏的碧色，蜷曲的叶缘沾着水珠，像老者布满皱纹的手。几支残荷立在水中，褐色的莲蓬低垂着头，倒有几分水墨画里的苍劲。而池边那几棵枣树，枝头挂着青黄相间的果子，风一吹，果子轻轻晃动，恍惚间竟与记忆里的影子重叠。

“这是白蒲枣，核小肉甜。”友人递了一颗递过来，果皮带着雨后的微凉，我却愣在原地，指尖不自觉触到粗糙的树皮——那纹路里藏着的，是被枣树浸润的整个童年。

记忆里的枣树，是和堂弟的呀呀学语一起长起来的。那年春天，叔叔扛着铁锹走进后院的竹林，香樟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晃成一片斑驳。我和弟弟扒着竹篱笆，看他在松软的土里挖了个深坑，把裹着泥浆的枣树苗放进去，用脚一下下踩实。叔叔说：“它结了枣，比塘里的菱角还甜。”那时叔叔家与我家尚未分家，偌大的后院连着一片竹林，是我和弟弟的秘密王国。枣树刚栽下的几年长得慢，细瘦的枝干在密匝匝的竹影里若隐若现。我们却早已把它划入领地范围，每天清晨都要跑去数新抽的嫩芽，用红绳在枝干上系出歪歪扭扭的记号，比着谁长得更高。竹林里的乐趣总与枣树有关：春日挖笋时，会把最嫩的笋尖埋在枣树根部，幻想它能吸收养分快快长大；夏日乘凉时，搬个竹凳坐在树下，听竹叶沙沙响，看阳光透过叶隙在地上织出跳动的光斑；秋日风起时，捡拾被吹落的竹枝，小心翼翼地插在枣树周围，仿佛筑起一道隐形的围墙。

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天，我和弟弟突发奇想，要在枣树下搭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我们翻出家里盖菜用的塑料薄膜，又偷偷砍了几根细竹，学着大人扎篱笆的样子，把4根竹枝深深插进松软的腐叶土，顶端用麻绳拧成十字，给小屋支起脊梁。弟弟举着竹枝围侧边，我跪在地上抻薄膜，有时，一阵风吹来，就鼓起大包，无奈我们只能手忙脚乱地用石头压住薄膜边缘。

那个夏天，小屋成了我们的儿童乐